

# 文学艺术要突破“思维定势”

谈艺录

□韩志君

前不久召开的2024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三个尊重”：“尊重艺术规律、产业规律和管理规律”，并对“主旋律”做了新的诠释：“只要传递真善美，弘扬主流价值，不管什么题材类型，都是主旋律，都应该倡导。”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之后，如何突破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立即成为热门话题。

我个人认为，冲破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最为重要的是努力突破“思维定势”，不仅创作者要突破，管理者、评论家、观众……都要努力实现这个突破。

首先，当然是创作主体要率先冲锋陷阵，不惮于前驱。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精神活动、情感活动，必须“心游万仞，精骛八极”，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时思想和想象力不受时空限制，可以自由驰骋于广阔的天地之间。把生活定位，把人物定格，把创作定向，都是思想僵化的表现，肯定写不出也拍不出好作品。

以电影为例，在创作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情节结构、人物塑造、主题提炼”三大核心问题。在“情节结构”的设计上，要努力别出心裁，引人入胜，也要敢于追求

“层层递进、步步生奇”的境界，在“人物塑造”上，要从生活出发不刻意消解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尽力追求鲜活独特，尽力写出不同生命个体的生活状况、生命形态、精神现实，以及他们曲折的经历和奋斗过程，撷取生活中细微的抵牾、纠葛或尖锐的矛盾冲突作为内在驱动力塑造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千方百计引起观众的共鸣与共鸣；在“主题提炼”上，要直面生活，选材严，开掘深，以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触碰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关注的实际问题，表现人性冲突，表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情绪，传递回荡在他们心底的呼声，以此与观众碰心，让他们动心，并对他们有所启迪。

“风弄林叶，态无一同；月当流波，影有万变”。生活是无比丰富多彩的，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拍什么”和“怎么拍”等方面，要尽量努力与别人不同。只有每个文学艺术创作者都努力与别人不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才有作品的千姿百态、万千气象，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

破除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仅靠创作者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各级管理者更要努力突破“思维定势”。管理者要认真研究、

把握“艺术规律、产业规律和管理规律”，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和艺术素养。要尽可能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眼力。要与时俱进，切不可一切率由旧章，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轻易排斥自己所不熟悉不习惯不喜欢的艺术流派和艺术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者突破“思维定势”甚至比创作者突破“思维定势”更为重要。

我们的评论家，要努力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文学艺术创作与文学艺术评论是繁荣创作不可或缺的两翼。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些卓越的评论家对俄罗斯文学，对果戈理、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优秀作家在创作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举世瞩目。在我们的电影创作中，富有真知灼见的理论研究和艺术评论同样不可或缺。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短文，题为《对评论家的评论所做的评论》，指出有的评论家实际是以自己的书斋为圆心，以从书斋到研讨会场的距离为半径画圆，在这个小圈子里求生存求发展。一不了解鲜活的生活，二不容忍求新求变的作品，却用自己的“思维定势”束缚文艺艺术。只要有“孙悟空”敢翻“筋斗云”，就立马写文章念“紧箍咒”，这对文学艺术创作是非常有害的。

努力冲破文学艺术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仅

仅靠创作者、管理者，包括评论家们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有肥沃沃土才有茂林嘉卉。不论任何时代，文学的辉煌艺术的辉煌都是由创作者与读者与观众共同创造的。我们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也必须努力突破自己的“思维定势”。

一个是评奖，一个是票房，常常可以成为电影创作的指挥棒，而票房则是让广大观众掏自己腰包实现的。毋庸置疑，作为电影的观赏者消费者，观众有选择的权利，也允许有自己的偏好，但头脑中切不可有“思维定势”。在审美中过分“偏食”，甚至对“垃圾食品”过于贪恋，不是一种好的习惯。营养学家认为通常情况下人最好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多样化的膳食能够满足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各种生理活动需要的营养。我们切莫因为喜欢吃爆米花和炸薯条而无视京川鲁粤各大菜系，有条件时满汉全席、西餐大菜也不妨尝一尝。文学艺术欣赏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味地追求剧场狂欢，对某些文学水准、艺术水准低下的作品趋之若鹜，不利于自己美学素养的提高，更不利于我们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各种各样僵化的“思维定势”都是束缚文学艺术创作的桎梏，只有全方位地冲破它，我们的创作者才能充分释放自己的才华和性情，我们的作品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并自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 匠心铺就红旗谱 以声传情动人心

### ——关于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

□汪晶美

近日，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采写制作的广播剧《红旗飘扬》在全国多个省级广播频率首播。该剧以张华枫、张吉驰、张越洋三代红旗人的奋斗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一汽研发生产出我国第一辆红旗高级轿车、90年代全面生产民用车型和新时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张扬国产汽车工业旗帜的动人故事。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阶段，这部剧集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共鸣。专家和听众评价：这是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高度的广播剧作品。它描绘了红旗一线工人和研发人员壮大中国汽车工业的传奇故事，承载着人们对民族汽车品牌的深厚情感，从多个维度展示了中国一汽产业报国，六十余载执着铸造“中国车”的时代精神。

#### 一、价值叙事呈现辉煌历程

为了展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背后的时代精神，主创人员深入工厂车间采风调研，挖掘人物，提炼主题。前期多次实地采访，数十次剧本修改打磨，在录制中充分发挥广播剧的艺术特点，倾力为听众献上了一部听觉艺术精品。

红旗品牌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形象代表，承载着民族汽车品牌的担当和情感，这使得本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题材竞争力。广播剧《红旗飘扬》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巧妙地截取了红旗汽车发展的三个横断面及其中的重要事件。反映了红旗从无到有、从艰苦创业到融合发展、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由低谷期到高速发展六十余年艰难又辉煌的历程。

“红旗就是梦想”是剧中张华枫、张吉驰、张越洋等一汽一代代红旗人的精神坐标。六十余年前，张华枫等红

旗人为了中华民族最朴素的工业梦想“为国造车”，以“摆地摊 赶大集”的方式全厂动员，手工敲打铸造，三十多天实现了“民族高级汽车梦”。几十年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为民造车”的梦想使红旗品牌走上与世界汽车市场融合的必经之路。面对外国同行的低估和不理解，张吉驰等红旗人自信坚强，砥砺前行，终于得到了对方的敬佩和尊重。进入新时代，张越洋等新一代红旗人发扬创新精神，将传统文化自信融入到最新的产品设计中去，以当仁不让的豪情推动红旗品牌在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化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一路走来，“产业报国、工业强国，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初心使命时时镌刻在剧中主人公的骨子里、基因里，呈现出国家利益至上的家国情怀与信仰的力量。成就了《红旗飘扬》这一部聚焦中国汽车工业的声音艺术精品，实现了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 二、声音叙事传递情感魅力

一部好的广播剧应该有独特的声音，能够淋漓尽致地传达出作者的情感和意图，更应该真实地展现时代之声和社会之声。《红旗飘扬》就是这样一部将声音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广播剧作品，带领听者真正走进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红旗飘扬》摒弃了人物的公式化、概念化表达，通过赋予语言特定情感推进叙事发展，以声音的表现力、感染力为观众构建想象空间。该剧以张越洋的新车型设计和爷爷张华枫受邀参观新工厂作为串联全剧的两条主线，串

联出红旗品牌在多个时代截面的发展历程。该剧最为新颖之处在于创新采用了无解说设计，靠爷爷和父亲的回忆讲述串联全剧，使人物情感更加浓烈，故事节奏更加紧凑。剧中张华枫的扮演者齐克建不愧是声音艺术大师，在他的演绎中，尘封的奋斗历史如此亲切真实，岁月感扑面而来。再配以多重声感、丰富准确的配乐及音响，让剧中角色立了起来，人物活了起来，极富艺术感染力，体现出强烈的艺术张力和情感传播魅力，通过声音塑造而成的各个人物相互交融，生动丰满。

《红旗飘扬》在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的铺陈上，非常注重节奏的把控。听众时而感伤，时而焦虑，时而激动，听觉体验感极强，不仅给作品带来了故事性、可听性，还能够让听众沉浸其中。作品从冰冷的机器、机械的工业元素中跳脱出来，在创作上赋予了更多感情的温暖，既有个体特写，又有集体群像，这就是“声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既代表着一种逐梦向上的价值追求，也体现出创作者的文化自信自强。

#### 三、时代叙事谱写奋斗群像

广播剧靠扎实、鲜活的人物塑造来完成艺术使命。《红旗飘扬》从人文视角出发，抓住了人物情感的核心，深度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以张华枫、张吉驰、张越洋为

代表的老中青三代一汽人的奋斗群像。剧中既有个体特写，又有集体群像，将一汽产业工人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大国工匠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

《红旗飘扬》在叙述和描绘他们这种崇高品质时，恰到好处地通过首尾呼应的方式，紧密围绕剧作主题，以张弛有度的节奏，将人物群像刻画得栩栩如生，感人肺腑。第三集中，张华枫在红旗新工厂看到了当年的文物展示，并在解说员的解读中回忆起了曾经并肩战斗的工友们和一段段动人往事，饰演张华枫的演员将演播情感拿捏得恰到好处，使得全剧的精华事件集中铺陈开来，情感升华至高潮。每一段回忆梦境中的邂逅，都是一次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的往事。他的个人命运始终和一汽红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段剧情创造性地运用影视化手法，将主人公的奋斗历程天衣无缝地融入这场荡气回肠的心理闪回之中，进而展现出他那深沉热烈、丰富博大的内心世界及其坚如磐石的跨时空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这也恰是中国产业工人精神内核的写照。

广播剧《红旗飘扬》彰显了一代代中国汽车产业工人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的家国情怀，书写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传奇。为弘扬中国力量、诠释新时代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时代精神进行了艺术性创新性的积极探索，可听、可感、可颂、可传，正是——匠心铺就红旗谱，以声传情动人心。

## 寂然花开

□莲女子

闲暇里，重读雪小禅的书《烟花那么凉》。10多年前就已读过，但那些喜欢的文字，更像是知己故交，再多次的相见，也依然是美好的。

喜欢一些女作家的书，其中庆山、雪小禅都是南方女子。有时读着她们清淡的文字，会想象自己也像她们一样生在南方，从小就有小桥流水、杨柳清荷，哪怕家境贫寒，和那些小镇女子一样需要溪边浣衣、清贫度日，是不是也会很美好。

其实也喜欢着拥有过的北方故乡，一直记得那个穿着红格子布衣裳的自己，梳着两根小辫子，在松花江边和父兄一起划船、捉鱼。童年时光里，窗外清溪流过的松花江水，至今还会经常入梦、入诗，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美好记忆。

某日中午，和正在上海读博的“小闺蜜”相约到万象城吃意大利菜，一个比萨、一份意面，香嫩牛排、清淡沙拉，配果香饮品，慢慢聊天。忽然想到，这样于当前而言再普通不过的场景，是几时的自己无法想象的未来，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一切都再不相同。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没有谁可以穿越重

重时空回答清楚这样的问题。别人看的都是眼前的这个“我”，只有自己知道，这许多年悲喜辗转过去，我已非我。

于是想起那日一个友人提起王阳明的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此中意境，非人到中年所不能懂。花非花，你非你，我亦非我。又或者，每个可以在此句中中共情的人，都知道自己终其一生，不过是寂寂然，一朵花开。

于是真正邂逅“悲悯”这样的词语。于是会努力善待每一个人、每一朵花，知道善待了她，便是善待了自己，这世间会因此有光。

于是带着一颗温润的心走过四季。春天，杏花在微风里，夏天，姹紫嫣红漫漶无垠，荷在池中绽放，庭院里的枫树枝繁叶茂，一场秋雨过去，颜色霎时明媚起来，而一场初雪来临之后，白雪红叶，又是另外一种繁华……穿过四季的晚风，所有黄昏里的人和景都如同幻觉，晚阳中的气象，更富诗情。夜落乌啼，伸展向天空的枝桠上面，有一弯似乎湿透了的蓝月亮，夜色清宁，心底也是清宁的。

一直忙碌，在职场里度过了大半生的时光，于这时光里积累了经验，积攒了友人，

也累积起了一种责任。知道行至今日，于自己的岗位有一份必须承担的责任，就如对家人的责任一样，不可推卸、不可怠慢。于是，喜欢有趣的灵魂，却会为了这份责任在工作时把另一面的自己藏起来，藏在一个忙碌的、一丝不苟的状态里，只在非工作的时间里，把这样的一个自己放出来，透透气。

最近一年感冒很多次，许多次聚会时都不能饮酒，哪怕只是少量。很享受这样的感觉：不需要解释的只喝茶水、不需要解释的木讷寡言，由于了解而有的理解，由于理解而有的宽容，是可以不用戴面具、不用带任务的放松感。我把这种感觉叫作：懂得。

其实，一个再坚硬的人，也会在一份“懂得”面前，变得柔软起来。而所谓“悲悯”、所谓“懂得”，到底怎样才能表述清楚？或者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同，就还是应了那样一句话：“千回百转却终无言”。

写到这里，正是阳光明媚的午后，空气里有泥土散发出的清淡气息。文字，便也是融雪一般的淡香之水吧，用她来温润四季花开，一切经历过的颜色，都渐渐收了灿烂，隔了云水与鸟鸣，只留这一泓清香。



《静静的白河》

《长白秋艳》  
王盈作